

#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
王焱 編

248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王焱 主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 
248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二四八册

山陽遺稿 文十卷 詩七卷 拾遺 賴山陽著 天保十二年……一

山陽道

天保辛丑新鐫

山陽文詩遺稿

書林

五玉堂藏

題山陽遺稿

往時子成脩外史。予一日酒間謂之曰。大  
哉業也。古人云。才學識。缺一不可。而僕以  
為識居先焉。人皆稱君以才學。僕則竊服  
君之識也。子成問其故。曰。從來學者。非無  
志於史學。然多詳於漢。而畧於我矣。君乃

用全力於國史。誅姦發德。使人耳目一新。不能不傳誦焉。非是識超於人哉。子成欣然。因論焉曰。士君子處世。不可無識。且就先賢論之。若明于忠肅。能扶景泰。擊却也。先回英宗於絕域。大功無比。乃不相時而退。遂取磔禍。非識不足耶。王文正則當世

宗議大禮。喑然不對。門人之問。蓋以不關  
國家之安危。而徒致紛擾也。非有識乎。吾  
刻苦立言。以為學者之事。畢矣。然非德行。  
無以進於聖賢之道矣。兄涉百家。而能守  
洛閩之平實。亦可謂有識矣。曰。相視而笑。  
引滿酬酢。各言所欲言。而別矣。子成委化。

己八年。追懷往事。恍如昨日。以今思之。所  
貴乎識者。以其無才學也。其人若于忠肅  
王文正。而後識之深淺。可議矣。若余則既  
不能有發明於經術。又不能有卓立於行  
事。子成之許可。亦故者毋失其為故耳。子  
成史筆如馬遷。論事如賈陸。然猶自視歛

然謂聖賢之道不在此矣。嗚呼！其於才學與識何如也。頃者其門人將刻遺詩文若干卷，使余序之。詩則於其詩抄既悉之矣。若文之雄偉奇特，則天下人已知之。其傳不待刻，亦不待序也。子成著書外史之外，有通議政紀諸編，此稿所輯，特其緒

餘耳。然使他人有之。足以成一家。不亦盛乎。昔者羊曇為謝安所知。安亡後。偶醉過西州門。不覺慟哭。今睹子成遺稿。有偶過西州之感。因書生前所與相語者。使置之卷首。天保辛丑五月。筱崎弼撰并書。

山陽遺稿卷之一

賴襄 子成著

書

荅古賀溥卿書

襄白溥卿足下、嚮從駕東役、辱問家公、因得相見、又辱賜書、當速奉荅、而因循不果、幸勿見罪、蓋尊大人與家公有兄弟之誼者、誠如貴諭、而足下才識、又襄所夙慕嚮、相見函卒、未盡志意、奉別之後、爽然自失、而公館儉閒、遺書而行、見其意氣慙懇、一見相許、使襄盡言無忌、襄焉敢有所隱伏哉、至揄揚之語、每讀之、愧縮不自容、若是者、襄所不

欲聞也。若夫所論儒習之陋，乃古今通患，而此間爲甚。所謂抗傲之氣勝，而兼容之量乏，可謂深見時弊矣。襄嘗原習弊所由，其來遠矣。蓋西土以科第待士，士風雖輕躁，各得行其所學，本邦尚古，亦有選士之科，而中世以降，官視氏族，文儒限職，管右府之大用，當時以爲非常之舉。及至天下用武，唯藤原通憲大江廣元以事業著，其他寥寥無聞。廣元之爲廳使衛尉也，月輪氏議其非文家進途之例，可以見時情矣。至室町氏而後，封建成勢，等限益定，文學之用，非侍讀待問，則通信達志，與僧道卜祝獻技於人主前而已。慷慨之士，不能一展其手足，則寧放浪江海，跌宕

詩酒一往而不返，否者故立異言，鼓撼一世以自快，世之君子從而攻之，內相搏擊，其衛道之心，不如其好勝之心，適使武人俗吏，傍觀嗤笑，曰：六經爭論之資耳。於天下國家，毫無所益。聞或詔以治道，則其所陳列，往往不量情勢，不酌緩急，而終於不可用。是事勢之流，相激使然。足下以爲何如也。方今帥府藩國，竝稱右文，祭酒林公以大有爲之資，主海內學柄，諸老先生，左提右挈，務同道德，以資治化。凡儒臣之信於君相者，一言有補，澤被生民，誠志士自奮之秋也。溥卿足下，以名儒之貴，在幹事之職，來諭所謂年少才富，何爲而不成，何求而不得者，僕以爲足下之謂。

也。異日一洗因襲之陋，聞執天下俗士之口者，非足下而誰乎？近歲邊徼有警，物情不安，尊藩正膺方面之寄，折衝禦侮，固有待於文武之才。足下其勉之。襄弱冠，亦有志經世之學，好談兵，謂功名可唾手取，已而病故，纏牽客氣，盡消。每思往事，未嘗不汗背。自知質弱才疎，不適世用，幸以繼家有入，得優游自養。管茶山先生以父執之故，延襄其鄉塾，使督生徒，將黽勉以酬知己之意，抑襄年已三十矣。既不能克其家，又不能報其國，每對書經，自顧忸怩。海內交游之士，謂襄何哉？唯足下亮察之。足下謬聞襄精於本邦制度史譜之學，欲觀其所著，襄豈精焉哉？特好之云爾。

如來諭所謂四寤、裹身正備之矣、而好之不已、病廢以來、以文墨自遣、最慕賈生司馬子長所爲、竊欲擬之、嘗讀常藩大典、苦其浩瀚、又病室町後、載籍紛沓、難得要領、因不自揣、斷自源平氏、以至於今代、家別紀之、爲外史二十餘卷、又疏其治亂之槩、制度之畧、兵食刑法之沿革、爲擬策三十餘篇、自便於觀省、非可視他人者、家公志在經業、裨國、觀裏所爲、爲空文、無用、不屑一覽、相見之際、辱見問及、而不敢出者、爲此也、雖然、傾瀉至此、此瑣瑣者、何必祕爲、當竟乞正耳、承足下亦有志於筆削、而不果、夫古人著書、出乎不得已、事業文章、自有重輕、足下爲其重者、裏也、爲

其輕者、量力從事、各得其宜也。至勗僕自愛、期以了天下  
未了之事、又將爲之解僭妄之嘲、則雖襄所不敢當、抑何  
拳拳之至此乎。襄雖罷駑、焉不自力、顧恐不能副足下之  
望、徒增天下之笑耳。唯足下不弃而教誨之、襄謹再拜、